南潯梏語

南漘楛語卷之七

江都蔣超伯輯

讀管子

一字凡數義統也純也專也相若也同也梁襄王曰孰能一之孟子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謂統一也老子聖人抱一爲天下式天得一以淸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謂純一也晏子曰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謂專一也中庸及其知之一也及其成功一也謂相若也管子君臣上篇衡石一稱斗斛一量丈尺一綧制（綧古準字也）文兵一度則同之謂也

祭祀之禮王祼以圭瓚諸臣亞祼以璋瓚詩大雅濟濟辟王髦士奉璋爾雅璋大八寸謂之琡說文琡作璹云玉器也讀

若淑管子形勢解所謂抱蜀者祠器也故曰抱蜀不言而廟堂既脩抱蜀卽奉璋也本是蠲字借蜀字耳

白心篇苞物眾者莫大於天地化物多者莫多於日月又內合篇云天地苴萬物故曰萬物之橐苴卽苞也苞苴義互通

顧歡老子義疏若而也易夬九三遇雨若濡言遇雨而濡也

海王篇鐵官之數曰一女必有一鍼一刀若其事立輕重乙篇作一女必有一刀一錐一鍼一鉥然後成爲女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銚若其事立輕重乙篇作一農之事必有一耜一銚一鎌一鎒一椎一銍然後成爲農行服連軺輂者必有一斤一鋸一椎一鑿若其事立輕重乙篇作一車必有一斤一鋸一釭一鑽一鑿一鉥一軻然後成爲車注若猶然後非也三若字皆訓爲而

山權篇皆一馬之田一金之衣宣德皇后令引之云一馬之田介山之志逾厲六百之秩大樹之號斯存惜李善注雖詳

其出處而于馬字何解究闕如也

內業篇金心在中不可蔽匿和于形容見于膚色善氣迎人親于弟兄惡氣迎人害于戎兵心術篇亦畧同而字句間有增減

淮南子時則訓平而不阿明而不苛包裹覆露無不囊懷溥氾無私正靜以和其義本管子也任法篇云無偉服無奇行皆囊於法以事其主（囊當作褱說文褱褏也）

正世篇事莫急于當務治莫貴于得齊齊中也列子周穆王篇四海之齊呂刑天齊于民爾雅釋地距齊州以南皆作中字解

牧民篇獨王之國勞而多禍獨國之君卑而不威按莊子人閒世顏回曰回聞衛君其年壯其行獨向云與人異也二獨

字亦當如是解

地員篇黃唐無宜也唯宜黍秫也房喬注唐虛脆也是唐字訓虛莊子田子方篇是求馬于唐肆也李頤云唐亭也司馬本作廣肆云廣庭也均非唐肆謂虛肆耳

地數篇金起于汝漢之石汵珠起于赤野之末光注缺未釋按援神契云蒼赤宜種菽汵泉宜種稻說苑復恩篇下田汵邪得穀百車蟹堁者宜禾（尊賢篇則云蟹堁者宜禾汵邪者百車）淮南子精神訓苦汵之家決汵而注之江汵水弗樂也高誘注汵水廣韻汵凹也引說文曰污衺下也今江淮以北恐呼下濕積潦處爲汵云

白心篇思索精者明益衰德行脩者王道狹臥名利者寫生危尹知章依詩泉水傳訓寫爲除非也爾雅悉寫憂也

寢息名利中者危機必多故褻生危淮南繆稱訓小人在上位如寢關曝纊不得須臾甯義同

俗稱冬至爲大冬夷吾時已然輕重丙篇大冬任甲兵陰陽家有日德歲德月德等名四時篇亦已有之

長吏將至所司營廨宇具庖湢自古已然管子心術篇故館不辟除則貴人不舍焉

孚之爲字象雞爪伏雛之形方言北燕朝鮮冽水之間謂伏雞曰抱抱卽孚也古字包通左浮來公穀作包來浮邱公卽包邱子它如罟通罦枹通桴庖通烰具詳經典八觀篇云衆有遺苞者其戰不必勝道有損瘠者其守不必固遺苞謂遺孚也苞孚通也

管子問篇餘子父母存不養而出離者幾何人餘子之勝甲兵有行伍者幾何人又海王篇云終月大男食鹽五升少半

大女食鹽三升少半吾子食鹽二升少半尹知章注吾子謂小男小女其實吾子猶餘子耳吾古讀餘左成公十八年傳之西鉏吾陸德明釋文吾音魚

相如上林賦偓佺之倫暴于南榮注郭璞曰偓佺仙人也食松子而眼方暴謂偃臥日中也榮屋南檐也按管子山國軌篇宮中四榮樹榮屋翼也曰四榮則四隅恐有不必南檐疑郭注日中也下落一南字

管子水地篇唯無不流至平而止義也又禁藏篇故適身行義儉約恭敬其唯無福禍亦不來矣驕傲侈泰離度絶理其唯無禍福亦不至矣三唯字皆讀雖樂記唯其之聞諸萇宏亦若吾子之言是也漢書揚雄傳唯其人之贍知哉亦會其時之可爲也唯並讀雖

内業篇止怒莫若詩去憂莫若樂節樂莫若禮守禮莫若敬卽吾夫子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之義也所以子曰述而不作也

鄧析子堯舜位爲天子而丹朱商均爲布衣按海內南經蒼梧之山帝舜葬于陽帝丹朱葬于陰郭注引竹書后稷放帝朱于丹水又云丹朱稱帝猶漢山陽死加獻帝之謚也超疑堯將授舜先使朱出居丹水舜世因禮之曰虞賓鄧析以爲布衣固非竹書曰放亦非也管子宙合篇若敖之在堯也注敖堯子丹朱豈丹朱一名敖乎

管子輕重已篇秋至禾熟天子祀於大惢按惢卽惢省文惢貉也周禮肆師云祭表貉則爲位鄭注貉師祭也其神蓋蚩蚘或曰黃帝此借惢爲貉又省文作惢今霜降祭旂纛是其

遺意

七臣七主篇羽劍珠飾者斬生之斧也文采纂組者燔功之窰也按窰竈皆俗書古但有匋字尸子云昆吾作陶孟子萬室之國一人陶竝當作匋字也

小匡篇糞除其顛旄顛山頂旄乃丘勢之前高者義均見爾雅釋名旄作髦云前高曰髦丘如馬舉頭垂髦也糞除謂灌溉而芟夷之朱長春肌斷爲養老試問養老而曰糞除可乎淮南子時則訓糞除苛慝不可以曲苛與慝曰糞除可也

地員篇其地其樊俱宜竹箭藻龜楢檀樊園圃也莊子養生主不蘄畜乎樊中崔譔注園中也

鼂錯上言兵事一書大半出管子叅患篇

小匡篇士三出妻逐于境外女三嫁入于舂穀後世如漢之

城旦舂唐之廚饍竝其遺意

北方之帝曰元帝幼官篇已有此稱令曰非元帝之命毋有一日之師役

蕭吉五行大義引黃帝斗圖云北斗七星一名貪狼子生人所屬二名巨門丑亥生人所屬三名祿存寅戌生人所屬四名文曲卯酉生人所屬五名廉貞辰申生人所屬六名武曲巳未生人所屬七名破軍午生人所屬古巨渠通禹貢之渠搜列子作巨蒐（周穆王篇巨蒐氏乃獻白鵠之血以飲王）葵丘之會王賜桓公龍旗九斿渠門赤旂尹注不詳疑渠當作巨於旂上畫斗星

古無刀字管子七法篇一體之治者去奇說禁雕俗也卽刀俗也

管子小問篇東郭郵曰日者臣視二君之在臺上也口開而

不聞是言莒也舉手而指勢當莒也且臣觀小國諸侯之不服者唯莒爲是臣故曰伐莒桓公曰善哉以微射明此之謂乎射義猶射覆之射漢書東方朔傳置守宮盂下射之

郭璞葬經童斷石過獨生新凶消已福童謂無草木斷謂坑塹悉石之處曰石山勢走而不駐曰過特生墩阜無雌雄輔弼曰獨皆凶壞也童由人力所致與下四項不同管子國准篇有虞之王枯澤童山其證也

地數篇無饘之民不可責理又山權篇湯以莊山之金鑄幣而贖民之無饘賣子者禹以歷山之金鑄幣而贖民之無饘賣子者尹知章注糜也左昭七年傳饘於是鬻於是以餬余口釋文稠者曰糜淖者曰粥饘其別名廣韻饘厚粥也則訓糜是也今山左人以早食爲饘行旅芻秣之所曰饘站云

七臣七主篇宜死者生宜蟄者鳴苴多螣蟇山多蟲螟苴當作菹孟子驅蛇龍而放之菹其地數篇云君伐菹薪煮泲水爲鹽正作菹字

山國軌篇握以下者爲柴楂把以上者爲室奉三圍以上爲宮室之奉楂卽槎字魯語山不槎蘖澤不伐夭

三國志注引魏畧云二狗厓柴不可當一狗憑黠作疸𩟰按管子戒篇東郭有狗嘊嘊旦暮欲齧我猳嘊嘊肎吠聲厓柴字疑有悞

春秋時多刖刑見于左史者甚多其偏刖者則謂之介莊子養生主郭注介偏刖之名又兀者王駘注云兀或作介臏刖刑者或左或右疑亦無定管子地數篇有犯令者左足入左足斷右足入右足斷

秉字象手持一禾形隸字象持二禾詩小雅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毛傳秉把也管子度地篇一日把百日餔把即秉也

文選思元賦速燭龍令執炬兮易需上六有不速之客三人來速召也爾雅云速徵也又互言之曰徵召也管子七臣七主篇臺榭相望者亡國之廡也馳車充國者追寇之馬也注追猶召也愚按追有速義故追亦訓召追速同訓故淮南子齊俗訓云馬不可以服重牛不可以追速

老子曰名公器也不可多取仁義者先王之蘧廬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以久處管子白心篇名滿于天下不若其已也名進而身退天之道也功成者隳名成者虧與老子言同義

地員篇五塥之狀累然如僕累按中山經南望墠渚是多僕

纍滿盧郝疏僕纍卽蝶螺也此謂土脈墳起有似螺旋元遺山詩云河南冬來已三白土膏墳起如蜂房意與此同

霸形篇縣鐘磬之榬陳歌舞竽瑟之樂方言籰榬也郭注所以絡絲也愚謂榬猶架也以縣鐘磬則曰榬以運繅車則曰籰籰通作䉶淮南說林推車至今無蟬䉶高誘注車類讀如孔子射于矍相之矍

延篇仁孝論引有子曰孝悌也者其爲仁之本與又曰夫仁人之有孝猶四體之有心腹枝葉之有根本也按管子云孝弟者仁之祖也祖卽本也

管子侈靡篇今周公斷指滿稽斷首滿稽斷足滿稽而死民不服非人性也敝也滿稽疑當時之方言滿莫一音莫可稽考之意莊子天地篇有門無鬼與赤張滿稽觀于武王之師

赤張滿稽曰不及有虞氏乎故離此患也莊子多寓言其爲方言可見其字或別爲慲觟淮南子俶眞訓于是萬民乃始慲觟離跂各欲行其智僞

管子戒篇桓公蹵然逡遁卽逡循字也漢鄭固碑逡遁退讓義與此同

讀荀子

荀子一書于戰國形勢最詳臣道篇云態臣用則必死簒臣用則必危齊之蘇秦楚之州侯秦之張儀可謂態臣者也韓之張去疾趙之奉陽齊之孟嘗可謂簒臣者也又曰伊尹箕子可謂諫矣比干子胥可謂爭矣平原君之于趙可謂輔矣信陵君之于魏可謂拂矣議兵篇云齊之田單楚之莊蹻秦之衞鞅燕之繆蟣是皆世俗之所謂善用兵者也楚人鮫革

犀兕以為甲鞈如金石宛鉅鐵鉇慘如蠭蠆輕利僄遬卒如飄風然而兵殆于垂沙唐蔑死莊蹻起楚分而為三四是豈無堅甲利兵也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汝潁以為險江漢以為池限之以鄧林緣之以方城然而秦師至而鄢郢舉若振槁然是豈無固塞隘阻也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兼并易能也唯堅凝之難焉齊能并宋而不能凝也故魏奪之燕能并齊而不能凝也故田單奪之韓之上地方數百里完全富足而趨趙趙不能凝也故秦奪之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銳士與臨武君議兵于趙孝成王前語

說齊相曰今巨楚縣吾前大燕鰌吾後勁魏鉤吾右西壤之不絕若繩楚人則乃有襄賁開陽以臨吾左是一國作謀三國必起而乘我齊必斷而為四三國若假城焉耳其

于七雄形勢如指諸掌故言之鑿鑿如此

應侯問孫卿子曰入秦何見對曰其固塞險形勢便山林川谷美天材之利多矣是形勢勝也入境觀其風俗其百姓樸其聲樂不流污其服不挑甚畏有司而順古之民也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肅然莫不恭儉敦敬忠信而不楛古之吏也入其國觀其士大夫出于其門入于公門出于公門歸于其家無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黨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觀其朝廷其問聽決百事不留恬然如無治者古之治也故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雖然則有其諰矣其殆無儒耶故曰粹而王駁而霸無一焉而亡此亦秦之所短也秦之必帝卿固已早知之至其責李斯以不求之本而索之末威彊乎湯武廣大乎舜禹然而憂患不可勝校也力術止義術行一章亦語

李斯者也秦之必速敗卿亦已早決之也

非十二子篇弟佗其冠衶禫其詞禹行而舜趨是子張氏之賤儒也正其衣冠齊其顏色嗛然而終日不言是子夏氏之賤儒也偷儒憚事無廉恥而耆飲食必曰君子固不用力是子游氏之賤儒也弟佗衶禫俱難強解又儒效篇云逢衣淺帶解果其冠略法先王而足亂世術註以說苑蝌螺者宜禾解解果謂如蟹螺之狀然今說苑作蟹堁也按淮南子本經訓衣無隅差之削冠無觚贏之理高誘注觚贏之理謂若馬目龍相連干也解卽觚之訛果贏音相近而訛謂觚贏其冠楊倞作蝌螺解誤矣

正論篇今人或入其央瀆竊其豬彘則援劍戟而逐之不避死傷楊倞注央瀆中瀆也如今人家出水溝也按訓央爲中

是矣甘泉賦列宿乃施于上榮兮日月纔經于柍桭注服虔
曰柍中央也桭屋梠也音辰央爲正字柍乃假借字耳謂瀆
即出水溝非也瀆即竇字周禮注四瀆作四竇字又作窬禮
曰蓽門圭窬廢韻竇字凡三義空也穴也水竇也管子七臣
七主篇如隧重于高如瀆水于地其瀆字亦當作竇謂穴水
也此央瀆謂室內水竇猶坑可經過出入者不得謂之溝也
月令穿竇窖注橢曰竇方曰窖
管子輕重甲篇非十鈞之弩不能中鵾雞鵠鵖彼十鈞之弩
不得棐檄不能自正荀子性惡篇繁弱鉅黍古之良弓也然
而不得排檄則不能自正語意本管子也
呂氏春秋伊尹曰肉之美者猩猩之唇髦象之約張協七命
亦云燕髀猩唇髦殘象白荀子非相篇則云今夫狌狌形笑

亦二足而毛也然而君子啜其羹食其胾此物今不多見近唯程侍郎集有白尚書饒牲掌詩

周以木德王商聲屬金金剋木故大司樂祭祀之樂不用商聲即佩玉亦然右徵角左宮羽悉屏商聲不用此荀子王制篇大師之事所以日審詩商也

它囂魏牟陳仲史鰌墨翟宋鈃慎到田駢惠施鄧析子思孟子合爲十二子荀子非之然由它囂至惠鄧皆有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三語而思孟一節文法不同又無此三句世疑李斯輩羼入之理或然也魏牟即中山公子牟與趙人公孫龍游樂正子輿之徒笑之即其人也見列子仲尼篇

管子版法解取人以己成事以質質竹器音質成事以質者用稱

量也荀子師其意曰君子之度已則以繩取人以已者度怨而行也荀子更進一解曰接人則用枻
宥坐篇孔子曰如垤而進吾與之如邱而止吾已矣今學曾未如肬贅則具然欲爲人師具然猶居然也左太沖三都賦序故能居然而辨八方
解蔽篇夏首之南有人焉曰涓蜀梁其爲人也愚而善畏明月而宵行俯視其景以爲伏鬼也仰視其髮以爲立魅也背而走比至其家失氣而死文始眞經云心蔽吉凶者靈鬼攝之心蔽男女者淫鬼攝之心蔽幽憂者沈鬼攝之心蔽放逸者狂鬼攝之心蔽盟詛者奇鬼攝之心蔽藥餌者物鬼攝之如涓蜀梁者殆亦有奇鬼攝之已
性惡篇云桓公之葱太公之闕文王之錄莊君之曶闔閭之

干將莫邪鉅闕辟閭此皆古之良劍也然而不加砥厲則不能利不得人力則不能斷驊騮騹驥纖離綠耳此皆古之良馬也然而前必有銜轡之制後有鞭策之威加之以造父之馭然後一日而致千里也淮南子脩務訓襲斯語而微變其文云服劍者期于銛利而不期于墨陽莫邪乘馬者期于千里而不期於驊騮綠耳列子張湛注云盜驪即纖離也不知何據

荀子大畧篇子謂子家駒續然大夫不如晏子晏子功用之臣也不如子產子產惠人也不如管仲淮南子繆稱訓師其意云筦子文錦也雖醜登廟子產練染也美而不尊韓非子引叔向之言曰管仲善制割賓須無善削縫隰朋善純緣衣成君舉而服之淮南文錦說本此

解蔽篇云空石之中有人焉其名曰觙其為人也善射以好

思楊注疑爲寓言按古空竊通竊桑一作空桑則此空石卽竊石耳左魏絳曰后羿自鉏遷于竊石疑竊卽羿之別名國語及周秦諸子中庭堅一稱夷堅商容又曰常樅申包胥或曰申麃鼓子爲鞮別作苑支伯樂一稱郵良楚公子茷又名王子發鈎務光一稱牟光此類甚多難以枚舉荀與莊列異趣恐非寓言

莊子天下篇南方有倚人焉曰黃繚問天地所以不墜不陷風雨雷霆之故倚卽奇字古奇通倚也荀子榮辱篇飾邪說文姦言爲倚事陶誕突盜惕悍憍暴以偷生反側于亂世之閒是姦人之所以取危辱死刑也爲倚事謂爲奇事

荀子正論篇曼而饋代睪而食雍而徹乎代睪句楊注謝校均涉支離以淮南子主術訓校之當作伐皋而食奏雍而徹

伐誤爲代皐誤爲睪乎衍字也主術訓云鼛鼓而食奏雍而徹已飯而祭竈行不用巫祝高誘注鼛鼓王者之食樂也詩云鼓鐘伐鼛皐咎鼛古通馬融廣成頌伐咎鼓撞華鐘是也主術訓即本荀子楊注大非韓非子置鼓而歸置陳也歸饋古通謂陳鼓樂而後食論語歸孔子豚注或作饋孟子徑作饋

左襄二十二年鄭公孫黑肱有疾歸邑于公召室老宗人立段注黑肱子張段子石按段當依說文作碫名碫斯字子石也廣韻作碫誤

荀子大畧篇云天子雕弓諸侯彤弓大夫黑弓禮也則子張當名黑弓左鄭黑肱公穀作黑弓

說文奡嫚也引虞書曰若丹絑奡絑古朱字也荀子富國篇天子袾裷衣冕諸侯元裷衣冕楊倞注袾古朱字裷與衮同當从說文作絑凡縓紺緋緗等字竝从糸也

堯問篇昔虞不用宮之奇而晉并之萊不用子馬而齊并之注子馬未詳或曰正輿子字子馬輿馬義相協宜從之

說文𣞤豐也商書曰庶草繁𣞤其後隸變作無又通作廡晉語叔詹曰諺曰黍稷無成不能為榮黍不為黍不能蕃廡韋昭注廡豐也而廡字又借作甒荀子論喪禮云冠有鍪而無縰甕廡虛而不實

莊子秋水篇鴟鵂夜撮蚤察毫末晝出瞋目而不見丘山崔譔本蚤作爪云鵂鶹夜聚人爪於巢中也司馬彪則云蚤當為蚉謂夜取蚉食之然崔義為長其實蚤即爪字荀子大畧篇爭利如蚤甲而喪其掌政不必改蚤為爪耳

宥坐篇女以諫者為必用耶吳子胥不磔姑蘇東門外乎楊倞注姑蘇吳都名也是孔子時已稱姑蘇其曰磔者楊子重

黎篇胥也俾與作亂破楚入郢鞭尸藉館皆不由德諫越諫
齊不式不能去卒眼之注以吾眼置吳東門莊子胠篋篇子
胥靡崔譔云爛之于江中也支體糜碎與礫不殊故曰礫耳
大略篇有國之君不息牛羊錯質之臣不息雞豚冢卿不脩
幣大夫不爲場圃不爲場圃者不與民爭場圃之利也管子
輕重甲篇亦云千鍾之家不得爲唐圃
大招直贏在位近禹麾只直謂直成贏謂伯益荀子成相篇
禹傅土平天下躬親爲民行勞苦得益皋陶橫革直成爲輔
綦毋民錢神論云黃金爲父白銀爲母鉛爲長男錫爲少婦
貪人見我如病得醫飢享太牢未足爲飴其句法師荀子也
孫卿賦蠶云蛹以爲母蛾以爲父賦箴云簪以爲父管以爲
毋賦篇今存無幾一禮二知三雲四蠶五箴六佹詩末爲小

歌其璇玉篇即賦與春申君者

荀子富國篇然後瓜桃棗李一本數以盆鼓楊倞注一本一株非也玩其語意一本猶一顆耳禮云獻米者操量鼓管子地數篇武王立重泉之戍令曰民自有百鼓之粟者不行蓋十二斛爲一鼓

讀淮南子

泰族訓仁莫大于愛人知莫大于知人二者不立雖察慧捷巧劬錄疾力不免于亂也又主術訓仁以爲質智以行之兩者爲本而加之以勇力辯慧捷疾劬錄即荀子榮辱篇之軥錄也荀子云孝弟原慤軥錄疾力楊倞注軥與拘同拘錄謂自檢束非也劬錄劬勞一音之轉楚詞躬劬勞而瘏瘁詩毋氏劬勞平聲爲勞仄聲即錄劬或作絇詩赤舄几几毛傳几几絇貌又通

爲瞿詩良士瞿瞿

鶤雞凡三說一雞之高三尺者爾雅雞三尺爲鶤郭注陽溝巨鶤古之名雞邢疏郭云陽溝巨鶤者莊子逸篇云羊溝之雞三歲爲株相者視之則非良雞也然數以勝人者以狸膏塗其頭注羊溝鬥雞處株魁帥也一鳩鵠之類管子輕重甲篇非十鈞之弩不能中鵾雞鵠鵰公孫乘月賦鵾雞舞于蘭渚蟋蟀鳴于西堂一鳳鳥之別名淮南子覽冥訓過歸雁于碣石軼鶤雞于姑餘高誘注鶤雞鳳皇之別名

噎膈病有一種曰鼠膈者酒食置無人處俗可下咽有似鼠之畏人旋又吐也治法以新生狸奴胞衣焙製入藥或可冀痊見吳儀洛醫學述吳氏云猫胞廿酸溫治反胃吐食甚效今之猫古謂之狸與淮南說山狸頭愈鼠正合高誘謂鼠嚙人創非中山經循格可以已癙郭注引淮南作狸頭已癙

韓非子云使雞司夜令狸執鼠狸卽猫也主術訓譬猶雀之
見鸇而鼠之遇狸也亦必無餘命矣亦謂猫也
本經訓民之專室蓬廬無所歸宿高誘注專特小室也蓬廬
蘧篨覆也按專卽團字專室卽團焦李百藥北齊書神武紀
蒼鷹毋數見團焦赤氣赫然屬天
脩務訓鍾子期死而伯牙絶弦破琴知世莫賞也惠施死而
莊子寢說言見世莫可爲語者也按鍾期一作中期秦策中
期推琴而對韓非子同
主術訓虞君好寶而晉獻以璧馬釣之胡王好音而秦穆以
女樂誘之李太白留別于逖詩云太公渭川水李斯上蔡門
釣周獵秦安黎元
繆稱訓天雄烏喙藥之凶毒也良醫以活人又主術訓云天

下之物莫凶于雞毒然而良醫橐而藏之有所用也高誘注雞毒烏頭也卽烏喙也一歲爲側子二歲爲附子三歲爲烏頭四歲爲天雄

齊俗訓糟邱生乎象櫡炮烙生乎熱斗熱斗疑卽熨斗注不甚詳

管子制分篇屠牛坦朝解九牛而刀可以莫鐵猶劊鐵也齊俗訓則云屠牛吐一朝解九牛而刀以剃毛庖丁用刀十九年而刀如新剖硎高誘注屠牛吐齊之大屠莊逵吉云吐疑坦字之訛廣韻硎砥石

莊子胠篋篇昔者龍逢斬比干剖萇宏胣子胥靡四子之賢而身不免乎戮韓非子亦云關龍逢斬萇宏分胣陸德明莊子釋文云剞腸曰胣崔譔莊子注則云胣裂也並引淮南子

云萇宏鈹裂而死今汜論訓作車裂而死當依莊子崔注改車爲鈹

管子輕重甲篇千鍾之家不得爲唐園去市三百步者不得樹葵菜唐隄也園中爲隄蓄水故曰唐園淮南主術訓云咸行也若發堿決唐注堿水堿也唐隄也

爾雅一達謂之道路二達謂之歧旁三達謂之劇旁四達謂之衢五達謂之康六達謂之莊七達謂之劇驂八達謂之崇期九達謂之逵乃繆稱訓高誘注云道六通謂之衢又唐書獨孤及傳昔堯設謗木於五達之衢均不知何據

俶眞訓休于天鈞而不磃高誘注云天鈞北極之地極寒之野然莊子齊物論云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鈞崔譔注云鈞陶鈞也

矩本作巨閒有作榘从木者管子七臣七主篇矩不正不可以求方時則訓矩正不失百誅乃服古書䂓矩鑿連言者荀云矩䂓離騷經云求榘䂓之所同繆稱訓輸子陽謂其子曰良工漸乎矩鑿之中矩鑿之中固無物而不周䂓鑿音相近疑當作矩䂓也

氾論訓夫醉者俛入城門以爲七尺之閨也超江淮以爲尋常之溝也酒濁其神也怯者夜見立表以爲鬼也見寢石以爲虎也懼揜其氣也此一節悉本荀子荀子解蔽篇冥冥而行者見寢石以爲伏虎也見植林以爲後人也冥冥蔽其明也醉者越百步之溝以爲蹞步之澮也俯而出城門以爲小之閨也酒亂其神也

道應訓夫差之所以自剄于干遂也按左哀二十二年十一

月丁卯越滅吳請使吳王居甬東辭曰孤老矣焉能事君乃縊越人以歸淮南以為自剄誤矣韓非子云勾踐入宦于吳身執干戈為吳王洗馬故能殺夫差於姑蘇夫差究非為越人所殺韓非亦悞

高誘注原道訓云舜藏金于嶄巖之山藏珠于五湖之淵以塞貪淫之欲按此三語係引陸賈新語

俶眞訓血脈無鬱滯五藏無蔚氣高誘注蔚病也按蔚鬱黦苑四字古通蔚氣即鬱氣荀子富國篇夏不宛暍冬不凍寒宛暍即鬱暍也

覽冥訓逮至夏桀之時主闇晦而不明道瀾漫而不脩棄捐五帝之恩刑推蹶三王之法籍瀾漫字當倒作漫瀾齊俗訓貞信漫瀾人失其情性漫瀾即孟浪也莊子齊物論瞿鵲子

曰夫子以爲孟浪之言而我以爲妙道之行也向秀注孟浪音漫瀾無所趣舍之謂

荀子勸學篇干越夷貉之子生而同聲長而異俗教使之然也齊俗訓仿其意云羌氏僰翟嬰兒生皆同聲及其長也雖重象狄騠不能通其言教俗殊也

繆稱訓晉文得之乎閨內失之乎境外齊桓失之乎閨內而得之本朝爾雅釋宮宮中之門謂之闈其小者謂之閨小閨謂之閤閨內猶言宮中

繆稱訓中行繆伯手搏虎而不能生也高誘注中行繆伯晉臣也力能搏生虎古繆穆一字中行繆伯卽中行穆子韋昭晉語注穆子晉卿中行偃之子荀吳中行伯也搏虎一事淮南必有所本可補左國之缺

晉語趙簡子使尹鐸爲晉陽曰必墮其壘培韋昭注壘壁曰培齊俗訓顏闔魯君欲相之而不肯使人以幣先焉鑿培而遁高誘注培屋後牆也以晉語注校之殆土垣耳古培備通故是篇前云抽箕踰備之姦注抽握也備後垣也備卽培也古無賠字後周詔盜官物雖經赦免徵備如法又借備爲賠

覽冥訓勇武一人爲三軍雄高誘注武士也江淮閒謂士爲武又齊俗訓爲天下顯武謂顏闔也注楚人謂士爲武

墬形訓華丘在其東南方爰有遺玉青馬視肉高誘注缺今海外北經作平丘馬作鳥郭注遺玉玉石也郝懿行曰說文瑿遺玉也从玉殹聲吳氏山海經注以爲瑿玉瑿瑿形聲相近从瑿較允莊校淮南與山海經郝疏義同

齊俗訓脩脛者使之跖钁強脊者使之負土注長脛以蹋插

使入深按說文钁大鉏也杜篤論都賦鐇钁株林

原道訓劉覽徧照復守以全高誘注劉覽冋觀也劉讀留連之留莊逵吉曰詩彼留之子鄭康成以爲卽劉字也超按爾雅劉劉杙注劉子生山中實如梨酢甛核堅出交阯左太沖吳都賦楱榴禦霜劉逵注榴子出山中實如梨核堅味酸美交阯獻之此榴子卽爾雅注之劉子也則劉竝通榴漢書霍去病傳諸宿將常留落不耦則留又通流

覽冥訓此傳說之所以騎辰尾也注得傳說于傅巖遂以爲相爲高宗成八十一符致中興也死託精于辰尾星一名天策莊子則作箕尾云乘東維騎箕尾而比于列星至傅說進身之始諸子說亦各殊韓非子有云伯里子道乞傅說轉鬻荀子大畧篇武王始入殷表商容之閭釋箕子之囚哭比干

之墓道應訓尤詳云武王伐紂破之牧野乃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柴箕子之門朝成湯之廟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

覽冥訓澤受瀷而無源者注瀷雨潰疾流者按此字亦見管子宙合篇云山陵岑巖淵泉閎流泉踰瀷而不盡薄承瀷而不滿注瀷湊漏之流也

韓詩外傳人主之疾十有二發痿蹶逆脹滿支膈肓煩喘痺風脹俗書也當依繆稱訓大戴去水亭歷愈脹用之不節乃反為病書作張張仲景以大棗輔亭歷錢仲陽加棗于百祥丸皆平其悍氣耳廣雅狗薺大室亭歷也

物名三

王襃聖主得賢臣頌雍容垂拱永永萬年何必偃卬詘信若彭祖呴噓呼吸如僑松眇然絕俗離世哉注僑王僑松赤松

子然淮南書松作誦齊俗訓云今夫王喬赤誦子吹嘔呼吸
吐故納新

精神訓子求行年五十有四一節全本莊子大宗師莊作跰
䠆而鑑于井此作匍匐自闚于井莊作偉哉夫造物者此作
造化字句畧有不同莊作子輿有病子祀往問之而此作子
求疑古字車輿通用車求形畧相似車誤爲求耳

覽冥訓西老折勝黃神嘯吟高誘注西王母折其頭上所戴
勝爲時無法度黃帝之神傷道之衰故嘯吟而長歎也郭景
純昆侖讚云昆侖月精水之靈府惟帝下都西老之宇嶕然
中峙號曰天柱西老二字本此類聚作羌固非郝氏謂當作
姥亦非也

氾論訓大夫種輔翼越王勾踐爲之報怨雪恥擒夫差之身

開地數千里然而身伏屬鏤而死然韓非子云子胥忠直夫差而誅于屬鏤則王賜之屬鏤以死乃子胥非大夫種也氾論訓超江淮以爲尋常之溝也繆稱訓尋常之溝無吞舟之魚按韋昭周語注五尺爲墨倍墨爲丈八尺爲尋倍尋爲常

詩旣有淫威毛傳淫大也文選七發血脈淫濯李善注淫濯謂過度而且大也善蓋本爾雅以爲訓爾雅釋詁濯與淫並訓大也淮南說山瓠巴鼓瑟而淫魚出聽謂大魚也高誘注非

荀子大畧篇湯旱而禱曰政不節與使民疾與何以不雨至斯極也宮室榮與婦謁盛與何以不雨至斯極也苞苴行與讒夫興與何以不雨至斯極也脩務訓云禹爲水以身解于

陽盱之河湯爲旱以身禱于桑山之林知湯禱旱者多知禹禱河者罕

覽冥訓磬龜無腹蓍策日施注磬空也言桀爲無道不脩仁德但數卜龜莫得吉兆也按說文引詩作瓶之窒矣窒空也此磬龜亦當作窒字耳文子上禮篇易其文曰殼龜無腹

詮言訓騶者不貪最先不恐獨後高誘注騶競驅也莊逵吉曰騶卽驟之省文此說可從若人間訓云禍之所從生者始于雞距莊氏謂當從藏本作雞定未免太好奇矣

詮言訓王子慶忌死于劍羿死于桃棓注棓大杖以桃木爲之以擊殺羿由是以來鬼畏桃也又說山云羿死桃部不給射慶忌死劍鋒不給搏注桃部地名不應一事兩解或是許君注耳

淮南一書長字多易爲脩亦有未改者主術訓魚不長尺不得取彘不期年不得食

脩務訓百里奚轉鬻管仲束縛孔子無黔突墨子無煖席按後漢書蘇竟傳注作孔席不煖墨突不黔杜詩亦云賢有不黔突聖有不暖席此孔墨字當互易之莊謂當作突黔突

晉語黍不爲黍不能蕃廡稷不爲稷不能蕃殖不爲猶言不成也本經訓上下離心氣乃上蒸君臣不和五穀不爲義同但爲當讀譌與和爲韻天文訓之介蟲不爲亦然

繆稱訓召公以桑蠶耕種之時弛獄出拘使百姓皆得反業修職按爾雅因拘也管子禁藏篇赦薄罪出拘民樂記釋箕子之囚史記留侯世家作釋箕子之拘古讀拘爲鉤拘囚音亦相近

俗儒多以折衝爲制勝不求甚解按衝兵車也管子事語篇無委致圍城脆致衝尹知章注衝衝車也城不堅則入思毀之說山訓故國有賢君折衝萬里高誘注衝兵車也言賢君德不可伐故能折遠敵之衝車于千里之外使敵不敢至也此解得之矣

古謂電爲霆管子七臣七主篇天冬雷地冬霆草木夏落而秋榮兵畧訓疾雷不及塞耳疾霆不暇掩目兩霆字竝謂電也

原道訓使雨師洒道使風伯掃塵高誘注雨師畢星也詩云月離于畢俾滂沱矣風伯箕星月麗于箕風揚沙按鄭康成釋六宗云星辰司中司命風伯雨師也星五緯也辰日月所會十二次也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也風師箕也雨師

畢也高蓋本鄭君也相如大人賦時若曖曖將混濁兮召屏翳誅風伯刑雨師注應劭曰屏翳天神使也張揖曰風伯字飛廉雨師注缺不及高鄭之詳

曹子建七啓云元熊素膚肥豢膿肌李善注引周禮注曰犬豕曰豢枚乘七發以肥狗之和與㸲牛之腴並稱㸲牛之腴菜以筍蒲肥狗之和冒以山膚士無故且不殺犬豕也脩務訓曰楚人有烹猴而召其鄰者以爲狗羹也而甘之後聞其猴也據地而吐之雖諧謔之談足見漢世食單尙珍烹狗耳

主術訓幷覆百姓若合一族是非輻湊而爲之轂高誘注轂以喻王此古侯王所以稱不轂也老子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人之所惡唯孤寡不轂而王公以爲稱今經史作穀恐傳寫之悞

原道訓終身運枯形于連嶁列埒之門莊補注以麗廔釋之非也連嶁當依高注委曲之貌漢書地理志交阯有羸𨻻縣殆因山厓曲峬而名語言繁絮爲嘍嘍轉而爲覼縷廣韻覼縷委曲也其義一耳爾雅山上有水埒列子湯問篇一源分爲四埒張湛注山上水流曰埒高誘注不平均也似亦非

叚眞訓休于天鈞而不碼孟門終隆之山不能禁高誘注終隆卽終南山在扶風莊氏謂古讀隆爲臨詩與爾臨衝韓詩作隆衝其說似矣超按古時東覃等韻原亦相通左昭三年傳讒鼎之銘服虔曰明堂位所云崇鼎也它如餘卽饞也饞餘雙聲則南字固可讀爲隆耳

淮南說山楚王有白蝯王自射之則搏矢而熙墜形訓雷澤有神龍身人頭鼓其腹而熙高誘注並云熙戲也按熙字于

說文又作嬰謂悅樂也（修務訓之本熙亦同）

說山訓使養由基射之始調弓矯矢未發而蝯擁柱號矣有先中中者也上林賦擇肉而后發先中而命處本此然郭璞山海經圖讚上中字作平聲讚云白猿肆巧由基撫弓應眂而號神有先中數如循環其妙無窮（見藝文類聚九十五）

天文訓閶闔風至則收縣垂琴瑟不張高注秋分殺氣國君憯愴故去鐘磬縣垂之樂也按縣垂謂瓜瓞之屬王延壽王孫賦上瓜縣而瓠垂王充論衡處顛者危勢豐者虧頹墜之類常在縣垂若是樂縣豈得云頹墜耶

左昭二十六年則有晉鄭咸黜不端正義曰咸諸本或作減時則訓水泉咸竭呂覽係爲減字減義較長或減或竭不皆竭也

天文訓條風至則出輕繫去稽留古本作督逋留（今藏經本尚然）山海經南山經有谷焉曰中谷條風自是出郭注東北風爲條風記曰條風至出輕繫督逋留蓋逋字之訛然足見舊本是逋字也

本經訓公輸王爾無所錯其剞劂削鋸剞劂二字之義高誘此注與原道訓不同許氏說文以剞劂爲曲刀與誘注又不同按甘泉賦般倕弃其剞劂令王爾投其鉤繩應劭曰剞曲刀也劂曲鑿也其解較確

方言齊之北鄙燕之北郊凡民男而壻婢謂之臧女而婦奴謂之獲張揖則云壻婢之子謂之臧婦奴之子謂之獲主術訓雖有騏驥騄駬之良臧獲御之則馬反自恣而人弗能制矣高誘注臧獲古之不能御者曾人也此又另爲一說矣

詮言訓員之中規方之中矩行成獸止成文可以將少而不可以將眾蓼菜成行甂甌有堤量粟而舂數米而炊可以治家而不可以治國高誘于止成獸注云有謂古禮執羔麑鹿取其跪乳羣而不黨超按高說非也將少當依泰族訓作愉舞成文成獸謂習舞之容泰族訓云蓼菜成行甂甌有堤秤薪而爨數米而炊可以治小而未可以治大也員中規方中矩動成獸止成文可以愉舞而不可以成軍

覽冥訓夫鉗且大丙不施轡銜而以善御聞于天下高誘注二人太乙之御也又齊俗訓昔者馮夷得道以潛大川鉗且得道以處昆侖據陸德明釋文鉗且唐時本係作欽負卽山海經之欽䲹古丕與負通尚書丕子之責史記作負子是也欽䲹又轉爲堪坏莊子大宗師堪坏得之以襲昆侖馮夷得之以游大川齊俗訓卽本莊子鉗且字悞

本經訓寢兕伏虎蟠龍連組焜昱錯眩照耀煇煌高誘注不甚詳按荀子禮論篇龍旗九斿所以養信也寢兕持虎蛟韅絲末彌龍所以養威也段玉裁曰持乃特字之誤寢兕特虎謂畫輪爲飾也劉昭注輿服志引古今注武帝天漢四年令諸侯王朱輪特虎居前左兕右麋小國朱輪畫特熊居前寢麋居左右寢兕伏虎係指車輪之飾楊倞荀子注彌龍謂金飾衡軛之末爲龍首卽蟠龍連組也兕虎龍悉金飾故云遁于金

說山訓沮舍之下不可以坐倚牆之旁不可以立廣韻引作廬屋之下不可坐也當是別本與今本殊

讀鶡冠子

杜工部耳聾詩生年鶡冠子歎世鹿皮翁眼復幾時暗耳從

前耳龔注引劉向七畧云鶡冠子常居深山以鶡爲冠故曰鶡冠子又引虞般佐高士傳鶡冠子或曰楚人隱居幽山莫測其名因服成號著書言道家事龐煖嘗師事之煖後顯于趙鶡冠子懼其薦己乃與煖絶

自博選至武靈王凡十九篇明人朱養和謂其字句多脫落差謬亘然

天則篇四氣爲政前張後極左角右鉞按史記天官書張素爲府主觴客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張星在南故曰前辰極居北故曰後大角天王帝廷在東方故曰左東井爲水事其西曲星曰鉞鉞近西方故曰右

天權篇究賢能之變極蕭楯之玄是篇命名天權蕭楯亦指天象而言史記天官書斗杓端有兩星一內爲矛招搖一外

爲盾天鋒矛盾動搖角大兵起李奇曰角芒角也文燿鉤云德成濱敗成鉞王者敗德先成形于鉞也天道幽遠故曰極肅楯之玄陸農師言肅斧以戮人盾以衛已知此則知兵淺矣哉其說也尚何玄之有

學問篇不提生於弗器賤生於無所用中河失船一壺千金陸佃注壺瓠也佩之可以濟涉南人謂之腰舟按腰舟二字本陸德明莊子逍遙游音義

世賢篇昔伊尹醫殷太公醫周武王百里奚醫秦申麃醫郢原季醫晉范蠡醫越管仲醫齊醫之爲言鶡冠亦有所本晉語文子曰醫及國家乎對曰上醫醫國

天權篇獨金而不連殊不成語古今字讀連疑卽令字也枚乘七發淑漻薵蓼蔓草芳苓李善注苓古蓮字曹植七啓寒

芳苓之巢龜膾西海之飛鱗李善注苓與蓮同

泰鴻篇泰一者執大同之制調泰鴻之氣陸佃注泰一天皇大帝也按楚俗稱太一曰東皇屈原九歌其一爲東皇大一歌曰吉日兮辰良穆將愉兮上皇楚俗好祠祀而太一爲尤重

環流篇積毒成藥工以爲醫按淮南子繆稱訓天雄烏喙藥之凶毒也良醫以活人卽此意

鶡冠第七篇曰近迭按王僧虔題尚書省壁云圓行方正物之定質脩之不已則溢高之不已則慄馳之不已則躓引之不已則迭是故去之宜急迭變易也詩邶風胡迭而微命名之義謂兵形易變如天道之難知耳

南漘楛語卷之八

江都蔣超伯輯

讀莊子

注莊子者晉人凡六家散騎常侍向秀太傅主簿郭象丞相參軍李頤議郎崔譔又有司馬彪注二十一卷李軌莊子音一卷晉以後爲講疏者梁簡文帝也爲義疏者宋處士李叔之也爲內篇講疏者周宏正也爲南華論者梁曠也莊列雖云齊名注列子者只晉光祿勳張湛一家而已

老子貴弱莊子貴虛老子貴卑莊子貴忘人間世云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又曰虛室生白吉祥止止郭子玄解之曰夫吉祥之所以集者至虛至靜也達生篇曰忘足屨之適也忘要帶之適也天地篇曰忘乎物忘乎

天其名爲忘己忘己之人是之謂入於天將閭葂語季徹曰必服恭儉拔出公忠之屬而無阿私郭子玄本莊意以釋之曰必服恭儉非忘儉而儉也拔出公忠非忘忠而忠也於戲眞玄言巳

人生督任二脈爲精氣之源督脈起小腹貫脊而上行又絡腦自脊而下腦爲髓海命門爲精海實皆督脈司之莊子曰緣督以爲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正謂此耳緣依也經本也依此命脈以爲攝生之本郭注似失之嘗莊一書雖洸洋自恣寓言十九而此一語實葆光之要造化之毋也無江海而閒不道引而壽余於此得養生焉

徐無鬼篇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孫叔敖甘寢秉羽而郢人投兵淮南主術訓襲之云昔孫叔敖恬臥而郢人無

所害其鋒市南宜遼弄丸而兩家之難無所關其詞司馬彪謂秉羽乃雩舞者之所執非也陸機羽扇賦云楚襄王會于章臺之上山西與河右諸侯在焉大夫宋玉唐勒侍皆操白鶴之羽以爲扇疑羽即羽扇若是舞者所執甘寢時握此何爲

人間世汝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爲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爲其決之之怒也時其飢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己者順也皆列子黃帝篇梁鴦語此借作遽伯玉言

人間世葉公子高曰吾食也執粗而不臧爨無欲清之人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與郭象注對火而不思涼明其所饌儉薄也向秀曰美食者必內熱按內熱語本列子列

子楊朱篇云一朝處以柔毛綈幕薦以粱肉蘭橘心痡體煩內熱生病矣

漢書東方朔傳遺蛇其迹行步偊旅師古曰遺蛇猶逶迤也偊旅曲躬貌也莊子達生篇死得於腞楯之上聚僂之中則爲之聚僂當是器之曲而可以盛物者淮南時則訓具撲曲筥筐高誘注靑徐謂之曲員底曰筥方底曰筐皆受桑器余謂聚僂卽曲筥今滄景一帶人皆呼曲爲徐固安之曲溝亦呼爲徐溝舊注作椐楟解恐非

知北游被衣謂齧缺曰汝瞳焉若新生之犢蘇子瞻自題其像曰目若初生之犢本此

南郭子綦屢見於莊子人間世徐無鬼作南伯子綦荀子哀公篇有南郭惠子問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子貢曰良醫之門多病

人嗓栝之側多枉木是以雜也豈卽其人歟

凡字體从𤇾聲近榮熒之字皆有小義說文謍小聲也嫈小瓜也滎絕小水也淮南泰族訓滎水不能生魚鼈齊物論長梧子曰是黃帝之所聽熒也崔譔注小明不大了也蔽它說爲允其字又別作渟瀯杜篤論都賦且洛邑之渟瀯曷足以居乎萬乘哉注濕瀯小貌盎渟濕通

人間世咶其葉則口爛而爲傷嗅之則使人狂酲三日而不已傷剌也中山經大砦之山有艸焉其狀葉如榆方莖而蒼傷

德充苻甕盎大癭說齊桓公甕盎謂大癭之狀酉陽雜俎刁俊朝妻項有癭漸巨如三四升瓶盎積五年大如數斛之鼎本此蘇詩勾漏丹砂已付君汝陽甕盎吾何恥亦本此也送沈

遠赴廣南詩

人間世三圍四圍求高名之麗者斬之崔云音禮司馬云小船也按廣韻艬大舟也艬江中大船名欐小船其實三字一耳魏志王朗傳注引獻帝春秋云朗對使者曰獨與老母共乘一欐流矢始交便棄欐就俘其時朗爲會稽太守敗績浮海斷非小船此字又訓爲屋棟列子力命篇居則連欐出則結駟張湛注音麗屋棟

則陽篇孔子之楚舍於蟻邱之漿其鄰有夫妻臣妾登極者司馬彪云極屋棟也司馬彪云漿謂逆旅舍以菰蔣草覆之也如彪所釋則漿字當改爲蔣矣李頤云漿賣漿家按列子黃帝篇吾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餽張湛注客舍賣漿家則頤說較允

則陽篇仲尼曰是陸沈人也是其市南宜僚耶郭象注人中

隱者譬無水而沈也史記滑稽列傳東方朔酒酣據地歌曰陸沈於俗避世金馬門宮殿中可以避世全身朔歌本此德充符無趾曰吾唯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亡足今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郭璞無脊民讚云萬物相傳非子則根無脊因心構肉生魂所以能然尊形者存本莊子也

應帝王篇鯢桓之審爲淵止水之審爲淵流水之審爲淵淵有九名此處三焉司馬云鯢桓二魚名也崔本作鯢拒云魚所處方穴也審司馬云當爲蟠蟠聚也崔本作番云回流所鍾之域也此段全本列子黃帝篇禦寇臚九淵之名云鯢旋之潘爲淵止水之潘爲淵流水之潘爲淵濫水之潘爲淵沃水之潘爲淵沈水之潘爲淵雍水之潘爲淵汧水之潘爲淵肥水之潘爲淵則作潘爲是鯢桓即鯢旋以爲二魚非

至樂篇全本列子天瑞篇黃軦生乎九猷瞀芮生乎腐蠸郎接以羊奚比乎不荀無羊肝化爲地臯至醯雞生乎酒一百三十五字淶圜之意蓋以后稷伊尹與朽瓜老㺄並論太繁絮耳就文而論莊之翦裁妙於列也

達生篇皇子告敖云委蛇其大如轂其長如轅紫衣而朱冠其爲物也惡聞雷車之聲則捧首而立見之者殆乎霸桓公辴然而笑曰此寡人之所見也於是正衣冠與之坐不終日而不知病之去也海內經則云有神焉人首蛇身長如轅左右有首衣紫衣冠旃冠名曰延維人主得而饗食之伯天下按委蛇延維一聲之轉古無正字張平子東京賦作斬蝼蛇腦方良列子黃帝篇吾與之虛而猗移莊作吾與之虛而委蛇

司馬彪達生篇注云陪阿神名也鮭蠪狀如小兒長一尺四寸黑衣赤幘大冠帶劍持戟泆陽豹頭馬尾罔象狀如小兒赤黑色赤爪大耳長臂窫狀如狗有角文身五采夔狀如鼓而一足彷徨狀如蛇兩頭五采文按王士正池北偶談引月山叢談云明季廣西思恩縣近村樹杪有二人約長一尺五寸武人裝束其行如飛又云景泰間夔州府有鬼物名小神子高尺餘一二十爲羣依人以居卽罔象鮭蠪之類也舊五代史史匡翰傳白馬河決匡翰祭之見一犬有角浮於水必卽竝有窫之窫矣海島逸志言有山客者腹大如鼓見人則臥司馬云夔狀如鼓殆卽是矣管子所述慶忌亦與鮭蠪相似白澤圖作傒龍大荒北經云有神虎首人身四蹄長肘名曰彊良泆陽之狀與之相近或卽一物耳

天道篇天下奮棅而不與之偕審乎無假而不與利遷陸德明云音柄司馬云威權也按棅卽柄字管子山權篇桓公問於管子曰權棅之數吾已得聞之矣小匡篇省木作秉云治國不失秉尹知章注秉柄也周禮鼓人注亦然無舌有秉史記天官書凡斗柄皆作秉字

達生篇工倕旋而蓋規矩指與物化而不以心稽故其靈臺一而不桎桎窒通爾雅窒薶塞也又有窮義淮南時則訓開閉闔通窮窒

淮南精神訓形若槁木心若死灰本庚桑楚篇也徐無鬼篇稍異云形固可使若槁骸心固可使若死灰乎

逍遙游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左太沖詠史用之云飲河期滿腹貴足不願餘巢林棲一枝可為

達士模按偃鼠卽本草别錄之鼹鼠陶注俗一名隱鼠偃隱古字通也古今人表徐偃王作徐隱王是其證也古文隱字作乚說文乚匿也匽亦訓匿故鼠之行地中者曰鼴鼠畱下受水處曰匽豬周禮天官宮人爲其井匽除其不蠲康成注隱又與殷通如有隱憂韓詩作如有殷憂勤恤民隱漢劉熊碑作勤恤民殷殷又讀衣中庸壹戎衣謂殪戎殷也殷商之殷古作鄣讀如衣呂覽愼大篇湯爲天子夏民親鄣如夏是也依又與隱通書無逸則知小人之依謂知小人之隱也依殷隱匽四字相通因附記之又按宋書五行志晉永嘉五年偃鼠出延陵郭景純曰當有妖人欲稱制者後徐馥作亂

大宗師之子桑戶卽子桑伯子不衣冠而處者也屈子九章云接輿髡首兮桑扈臝行

則陽篇柏矩學於老聃至齊見辜人焉按說文辜辠也爾雅

辜辟戾辠也其字又通作枯荀子正論篇詈侮捽搏捶笞臏腳斬斷枯磔藉靡舌縪楊倞注枯棄市暴屍也見辜人焉謂遇棄市者爾雅遘逢遇遻見也

庚桑楚篇老子語南榮趎數十言即道德經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之義

徐無鬼篇濡需者豕蝨是也韓非子師其意云三蝨相與訟一蝨過之曰訟者奚說三蝨曰爭肥饒之地

養生主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是何人也惡乎介也郭注介偏刖之名廣韻尬行不正也尬即介也淮南子精神訓癩者趨不變狂者形不虧高誘注癩或作介莊氏引錢坫說云介即兀字莊子書有兀者王駘注兀或作介夫介爲偏刖郭注已顯言之錢君置養生主而引王駘失之眉睫矣

徐無鬼抱德煬和以順天下此謂眞人煬郭象音羊淮南子精神訓引作抱德煬和以順於天

李頤注知北游篇監市履豨句云監市市魁也豨大豕也豨爲大豕所以溫公潛虛云豨腹饕饕爲人益膏

天道篇士成綺見老子而問曰今吾觀子非聖人也鼠壤有餘蔬而棄妹不仁也按列子力命篇墨尿單至嘽咺憋懯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方言嘿尿獪也江湘之間凡小兒多詐而獪謂之嘿尿嘿音癡尿音膩倒之適符棄妹之音凡雙聲疊韻之字如瀾漫漫瀾瓓瓏瓏瓓逆順讀並無一定疑棄妹卽尿嘿耳觀下文老子云呼我牛也而謂之牛呼我馬也而謂之馬滑稽玩世全若無心故綺有此問作末字訓究嫌未確謂棄其妹而不卹在齊民尚弗忍況賢如柱下者耶

齊物論厲與西施司馬彪云病癩也西施夏姬也李頤注厲音賴天地篇厲之人夜半生子遽取火而視之汲汲然惟恐其似已也厲字亦當讀癩又按楚策孫卿子荅春申君書云癘雖癰腫胞疾韓非子作癘雖癰腫疕瘍則癘為惡疾通稱非獨癩一端已

民間遺失子女鳴鉦於市以求之此風自古已然莊子天道篇若擊鼓而求亡子焉

司馬彪注讓王篇云大旱屋焚卜於大陽兆曰厲王為祟召公乃立宣王共伯復歸於宗逍遙得意共山之首莊子原文云故許由娛於潁陽而共伯得乎共首據此則厲王雖歿猶有餘威古厲烈通所以諡為厲與左襄十三年楚子審卒傳請為靈若厲其實靈厲皆非惡諡也詩靈雨既零鄭箋靈善也古文省作霝與鼎銘

曰靈始靈終言善始善終也左昭廿六年王子朝告諸侯曰至于靈王生而有頿王甚神聖無惡於諸侯衞靈公之薨卜葬於故墓不吉葬於沙丘而吉掘之數仞得石椁焉洗而視之有銘焉曰不馮其子靈公奪而里之莊子則陽篇豨韋語頿王神聖而曰靈衞君之謚由石椁豈得謂其謚之惡耶莫聖於孔子矣曾論曰子溫而厲聽其言也厲吾故曰靈厲皆非惡謚也

齊物論昔者堯問於舜曰我欲伐宗膾胥敖司馬云三國名又人閒世篇昔者堯攻叢枝胥敖豈叢枝卽宗膾耶

天地篇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齧缺齧缺之師曰王倪王倪之師曰被衣逍遙游篇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司馬彪李頤並云卽此四人淮南俶眞訓則以為許由方回善卷被衣合稱曰四子

胠篋篇魯酒薄而邯鄲圍聖人生而大盜起陸德明釋文列二說一說楚宣王朝諸侯魯共公後至而酒薄宣王怒欲辱之共公不受命不辭而還宣王怒乃發兵與齊攻魯梁惠王常欲擊趙而畏楚救楚以魯爲事故梁得圍邯鄲一說楚會諸侯魯趙俱獻酒於楚王魯酒薄而趙酒厚楚之主酒吏求酒於趙趙不與吏怒乃以趙厚酒易魯薄酒奏之楚王以趙酒薄故圍邯鄲也淮南子繆稱訓魯酒薄而邯鄲圍羊羹不斟而宋國危

逍遙游御六氣之辯以游無窮六氣司馬云陰陽風雨晦冥也李頤云平旦爲朝霞日中爲正陽日入爲飛泉夜半爲沆瀣合天玄地黃爲六氣王逸注楚辭云陵陽子明經言春食朝霞朝霞者日欲出時黃氣也秋食淪陰淪陰者日沒以後

赤黃氣也冬食沆瀣沆瀣者北方夜半氣也夏食正陽正陽者南方日中氣也并天地玄黃之氣是爲六氣淪陰卽飛泉耳楚詞九辯招隱士等篇逸注尤妙每句以也字爲語助究然一予招隱篇中有四字爲句者崔巍嵯嵯交錯扶疎枝葉盤紆草木列居隨風披敷衆禽竝游走住殊異頭角甚殊淒淒灑灑毛衣若濡離其本文誦之如四言詩合其本文觀之又確當不可移置它處

讀列子

楊朱之書不傳於世今列子中有楊朱一篇殆卽朱所自著而圜冠採入之力命說符及黃帝篇均有朱語莊之大旨本於老列之命意又兼祖乎楊

楊朱篇楊朱曰三皇之事若存若亡五帝之事若覺若夢三

王之事或隱或顯伏羲以來三十餘萬歲按劉逵左太冲蜀都賦注引揚雄蜀王本紀蜀王之先名蠶叢柏濩魚鳧蒲澤開明是時人萌椎髻左言不曉文字未有禮樂從開明上到蠶叢積三萬四千歲以是推之則由商周以溯三皇其年歲亦當彷彿如此今泰西人推開闢以來至有明之季纔得六千餘歲究未知其確否也

張湛注黃帝篇見痀僂者承蜩句云痀僂背曲疾也按與此二字音近者俱訓為隆起之義高地狹小之區曰甌窶山峯之陡絕者曰峋嶁亦讀平聲李于鱗虎跑泉詩片雲駐峋嶁通篇用尤韻梵語胸前有癰如木瓜者曰優樓頻螺優樓與痀僂音亦相近

楊朱篇楊朱曰豐屋美服厚味姣色有此四者何求於外按說文寷大屋也引易曰寷其屋則作寷亦可

程生馬馬生人莊列皆同張湛等均未注明疑皆草木異名如黑鵝馬夫之類

說符篇記虞氏俠客樓上飲博反兩㩧魚一節又牛缺遇盜一段淮南人間訓均節引之不及原文之詳雅孫叔敖病疽將死一段亦說符篇語也

黃帝篇之纍垸莊作累丸若橛株駒莊作若厥株拘李頤云株駒枯樹木也游於棠行莊作塘下張湛謂當依莊棠作塘行作下

楊朱篇及受堯之禪年已長智已衰商鈞不才禪位於禹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人窮毒者也莊子徐無鬼師其意而變其詞云卷婁者舜也舜有羶行百姓悅之堯聞舜之賢舉之童土之地年齒長矣聰明衰矣而不得歸休所謂卷婁者也

仲尼篇見南郭子果若欺魄焉而不可與接張湛注欺魄土

人也字書作欺頓大面醜也頓片各反超按欺魄當作䫏醜字之訛也淮南精神訓視至尊窮寵猶行客也視毛嬙西施猶䫏醜也高誘注䫏醜言極醜也張湛注非

伯昏無人莊作伯昏瞀人其人乃圄寇之師據莊子則又子產之師也說苻之叐旌目張衡應間作旌瞀其詞云於心有猜待則簋飧饌餔猶不屑餐旌瞀以之

說苻篇叐旌目三餔而後能視曰子何爲者也曰我狐父之人丘也則狐父乃地名荀子榮辱篇所謂以狐父之戈钃牛矢也楊倞注狐父地名史記伍被曰吳王兵敗於狐父徐廣曰梁碭之間也

周穆王篇遂賓於西王毋觴於瑤池之上西王毋爲王謠王和之其詞哀焉迺觀日之所入張湛注徒歌曰謠詩名白雲

和荅也詩名東歸又引穆天子傳云西登弇山按坊本穆天子傳殘闕不完惟郭璞山海經注所引文義稍足其引傳云吉日甲子天子賓於西王母執玄圭白璧以見西王母獻錦組百縷金玉百斤西王母再拜受之乙丑天子觴西王母於瑤池之上西王母為天子謠曰白雲在天山陵自出道里悠遠山川間之將子無死尚復能來天子荅之曰予還東土和理諸夏萬民均平吾顧見汝比及三年將復而野西王母又為天子吟曰徂彼西土爰居其所虎豹為羣烏鵲與處嘉命不遷我惟帝女彼何世民又將去子吹笙鼓簧中心翺翔世民之子惟天之望天子遂驅升於奄山乃紀迹於奄山之石而樹之槐眉曰西王母之山俗本脫略又經明人竄易遂不可讀矣又按漢十言鏡銘云十言之紀從鏡始調湅銅錫去

惡宰刻鏤均好宜孫子長保二親樂母巳壽敝金石先王母先西通先王母卽西王母耳趙壹窮鳥賦幸賴大賢我矜我憐昔濟我南今振我西注西協韻音先

仲尼篇老聃之弟子有亢倉子者得老聃之道能以耳視而目聽莊子雜篇作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以北居畏壘之山後漢書文苑傳劉梁除北新城長告縣人曰昔文翁在蜀道著巴漢庚桑瑣隸風移碨磥碨磥卽畏壘耳唐人王士源僞撰亢倉子一書其僞書有云人農則樸樸則易用人農則童童則少私意人農則重重流散它不能悉記矣今世所傳鬻子亦僞書列子黃帝篇中有鬻子語觀其詞意亦老氏之流亞喜柔而不尚剛者

淮南子俶眞訓智終天地終周也列子力命篇楊朱歌曰我

乎汝乎其弗知乎醫乎巫乎其知之乎其子弗曉終謁三醫終同也謂徧謁三醫也不作竟字解

湯問篇當國之中有山山名壺領狀若甔甀頂有口狀若員環名曰滋穴有水涌出名曰神瀵一源分爲四埒注於山下經營一國亡不悉徧曰經營則有人力在其中矣今泰西人分香港一島爲四環於山巔獲甘泉機器運之一島皆足在鄭圃乃寓言而今實有其事已

郎顗薦黃瓊李固書顏子十八天下歸仁本列子也力命篇云顏淵之才不出衆人之下而壽十八

讀韓非子

韓非子東夷之陶器苦窳舜往陶焉期年而器牢按枚乘七發云血脈淫濯手足惰窳李善注引應劭說云窳弱也窳㼌

通說文㼌本不勝末微弱也本不勝末則勞故一切經音義
引爾雅云窳勞也玉篇亦云㼌勞也然弱爲正義弱則不堅
故上云苦窳而下云器牢原注苦窳惡也似非
左昭二十年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蒲之澤按韓非子鄭少年
相率爲盜處於雚澤將遂以爲鄭禍游吉率車騎與戰一日
一夜僅能尅之按穆天子傳云仲冬丁酉天子射獸休於深
雚得麋麕豕鹿四百有二十二虎九狼晉書天文志雚尤旂
若植雚而長雚卽萑葦之類此曰雚左氏曰萑蒲其義一耳
謂萑蒲澤名非也
韓非子管仲父出朱蓋青衣置鼓而歸庭有陳鼎家有三歸
孔子曰良大夫也其侈偪上孫叔敖相楚棧車牝馬糲餅菜
羹枯魚之膳冬羔裘夏葛衣面有飢色良大夫也其儉偪下

色下應有孔子曰三字觀外儲說可見又按古字歸饋通餽論歸孔子豚注歸一作饋孟子作餽置鼓而饋謂陳鼓樂以侑食中山經首山魖也其祠用稌黑犧太牢之具糵釀干儛置鼓郭注擊之以舞郝疏置植也古字通鄭注明堂位引詩殷頌曰植我鼗鼓

十過篇豎刁自豶注豶勢也按易豶豕之牙虞翻注劇豕稱豶崔憬云豕本剛突劇乃性和今俗書劇作騸臞仙肘後方云騸馬宦牛羯羊奄豬鐓雞浄猫

韓非子當舜之時有苗不服禹將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執干戚舞有苗乃服淮南氾論訓舜執干戚而服有苗高誘注舜時有苗叛舜執干戚而舞于兩階之間有苗服從氾論本韓非高注兩階不知何本僞

古文尚書因曰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其實韓非淮南及上林賦均曰舞干戚並不作羽字也

管子一書備述湯用陰謀淮南道應訓則詳紀散宜生行賂因費仲而通紂韓非子並云周有玉版紂令膠鬲索之文王不予費仲來求即予之周惡賢者之得志也凡此多策士之談無足爲辯者已

張平子東京賦卻走馬以糞車有疑柱下原文本有車字與郊相韻按古歌麻韻通後漢書衛颯傳注引東觀記云一馬兩車茨子河是也而有麻兩韻從無相叶者則東京賦車字未足據以爲定憑也且韓非子解此句云有道之君所積力惟田疇積力惟田疇必且糞灌故曰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是韓非子所見老子無車字也淮南覽冥訓亦然却走馬以

以糞而車軌不接乎遠方之外我出我車于彼郊矣係與庵字丱附記之

扁鵲曰疾在腠理湯熨之所及也在肌膚鍼石之所及也在腸胃火齊之所及也在骨髓司命之所屬無奈何也檢枚乘七發李善注乃對晉桓侯語而它子書有作齊桓侯者據韓非子則所見是蔡桓侯作齊晉者皆誤

七國時縣令已極尊崇莊子外物篇云夫揭竿累趣灌瀆守鯢鮒其於得大魚難矣飾小說以干縣令其於大達亦遠矣是其證也韓非子並云今之縣令一日身死子孫累世絜駕故人重之

馮衍顯志賦昔伊尹之干湯兮七十說而乃信然韓非子云上古有湯至聖也伊尹至智也夫至智說至聖然且七十說而不受身執鼎俎爲庖宰昵近習親而湯乃僅知其賢而用

之李賢馮賦注謂年七十以韓非考之似說至七十次耳列子張湛注引博記稱伊尹毋既孕後其邑盡淪為水毋化為空桑有莘氏女采桑得嬰兒空桑之中故命之曰伊尹而獻其君令庖人養之則其說尤怪

詩百卉具腓當依玉篇作痱腓腳腨腸也韓非子腓大于股難以趨走

韓非子一棲兩雄其鬥嚬嚬按梁鴻詩云競舉枉兮措直咸先佞兮唌唌注捷疾貌唌即嚬也

姦劫篇敘崔杼之難比韓詩外傳所錄孫卿書尤詳但賈舉州綽等八人據左氏與莊公同死韓非云賈舉射公中其股公墜侯矣其敘叔孫豎牛事則較左氏尤簡而附

韓非子李兒曰語言辯聽之說不度於義謂之窕言無山林

澤谷之利而人多者謂之寃貨君子不聽寃言不受寃貨按爾雅釋言寃間也釋文寃舍人本作跳此寃言寃貨亦當訓跳謂越禮之言非分之貨

八姦篇凡人臣之所以道成姦者有八術一曰在同床何謂同床曰貴夫人愛孺子便嬖好色此人主之所惑也按貴夫人指蛾眉皓齒之儔愛孺子則兼謂餘桃斷袖之寵

佹胄語客曰陳先生老儒可念臺諫遂交章薦自強韓非子云靖郭君相齊與故人久語則故人富懷左右尉則左右重大凡意旨所注從而揣摩之古今一轍耳

管子七臣七主篇云泰則反敗韓非子亦云去甚去泰身乃無害

揚子法言

法言頻頻之黨甚於鷃斯亦賊夫糧食而已矣按爾雅鷽斯鵯鶋郭注雅烏也小而多羣腹下白江東呼為鵯烏音匹郝懿行以斯字為語助譏劉孝標類苑鳥部立鷽斯之目然相傳已久詩雅皆然矣子雲之喻猶管子所云烏集之交耳

法言足言足容德之藻矣李軌注足言夸毗之詞足容戚施之面言皆藻飾之偽非篤實之真此本雅訓以為釋也夸毗或作舿䑀見廣韻戚施一作覰覞見玉篇又作䵹鼀見說文吳祕注大俁

法言重黎篇昔者姒氏治水土而巫步多禹扁鵲盧人也而醫多盧李軌注太山盧人按世稱盧扁因此列子力命篇其子弗曉終謁三醫一曰矯氏二曰俞氏三曰盧氏乃寓言

法言重黎篇秦縊霸上宋咸注沛公十月至灞上子嬰係頸

以組而降也故謂之縊按李賢後漢書華佗傳注態經若熊之攀枝自懸也又郝懿行爾雅蜆縊女疏今此蟲吐絲自裹堅如披簑形似自懸而非眞死舊說殊未了也則經縊二字兼訓自懸與繫不必定爲縊死之稱

漢書廣陵厲王胥傳賜策曰毋桐好逸毋邇宵人張晏曰桐音同師古曰桐音通輕脫之貌法言師哉師哉桐子之命也桐字當依是訓謂輕脫之子李軌云桐洞也固非吳祕謂師哉指伊尹桐子爲太甲大謬桐有輕義故淮南兵畧訓夫以巨斧擊桐薪不待利時良日而後破之加巨斧於桐薪之上而無人力之奉雖順招搖挾刑德而弗能破者以其無勢也以桐與巨對言

尸子

天左舒而起牽牛地右闢而起畢昴　按說文牛爲大物天地之數起於牽牛故物字从牛勿聲郎本尸子說也漢書天文志昴畢閒爲天街其陰陰國陽陽國今謂地起畢昴其義未詳貴耳錄云天道尚左星辰左轉地道尚右瓜瓠右纍此地之所以由右闢歟素問說不同云丹天之氣經於牛女黅天之氣經於心尾

人之言君天下者瑤臺九累而堯白屋黻衣九種而堯大布宮中三市而堯鶉居糲飯菜粥騏驎青龍而堯素車元駒

按此一節淮南精神訓襲用之而易其詞云高臺層榭人之所麗也而堯樸桷不斲素題不枅珍怪奇味人之所美也而堯糲粢之飯藜藿之羹文繡狐白人之所好也而堯布衣揜形鹿裘御寒養性之具不加厚而增之以任重之憂

舜之行其猶河海乎千仞之谿亦滿焉螻蟻之穴亦滿焉
按螻蟻乃二物今人概以蟻爲螻非也枚乘七發蚑蟜螻蟻
聞之拄喙而不能前李善注引方言曰南楚或謂蛄爲螻又
引爾雅曰蟻蚍蜉也

子夏曰君子漸於飢寒而志不僻侉於五兵而詞不懾臨大
事不忘昔席之言　荀子大畧篇君子隘窮而不失勞倦而
不苟臨患難而不忘細席之言楊倞注引尸子此數言云細
席當讀如昔席謝東墅先生曰按廣韻侉痡呼也安賀切宋
本荀子注作銙

松柏之鼠不知堂密之有美樅　按爾雅釋山云山如堂者
密郭注形如堂室者其下即引尸子此文邢疏云郭所引乃
綽子篇也又釋木云樅松葉柏身檜柏葉松身郭注樅云今

太廟梁材用此木其下仍引此二語趙按左太冲蜀都賦椶
枒楔樅劉逵注樅松葉柏身楔似松有刺又張平子南都賦
檉松楔椶李善注引郭璞山海經注曰椶似松柏有刺則楔
椶似一種今江北人呼身作鱗紋蓬鬆如馬鬣者曰馬尾松
其細鬣無鱗亭亭直上者曰三原松通體作白鱗針鬚如畫
者曰白皮松葉尖若針觸之刺人者曰刺松其刺松之巨者
曰勁木以爾雅等書考之如馬鬣者松也細鬣無鱗者樅也
白皮者栝也檜也有刺而曰勁木者椶也楔也勁與楔音相
近江淮間屋宇楹柱皆勁木為之其重樓高廈以柏木棟梁
為貴工師豈能多識所謂柏木實即樅耳松鬣鬆而緻柏質
白而香樅幹縱而直古人命名之當如是有一種鼠色似常
鼠而尾大如鼬江北小兒輩縶以小銅索而豢之婆娑几案

間謂之松鼠郎尸子所謂松柏之鼠耳

穆天子傳

己亥至於瓜纑之山三周若城閼氏胡氏之所保　按保謂爲其國之長列子黃帝篇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非汝能使人保汝而汝不能使人無保汝也

天子乃遂東征南絕沙衍　左襄二十五年楚蔿掩爲司馬牧隰皋井衍沃賈云下平曰衍有溉曰沃釋文衍高平而美者沃庶平而美者又按管子輕重戊篇毋斬大山毋戮大衍天子之負禁也與山對言則賈云下平爲是沙衍蓋平地積潦中兼有沙

壬寅天子飲於文山之下文山之人歸遺其名也乃獻良馬十駟用牛三百守狗九十牥牛二百以行流沙注此牛能行流

沙中如橐駝　按爾雅牛十七種無牥牛郭注犦牛云即犎牛也領上肉犦胅起高二尺許狀如橐駝肉鞍一邊健行者日三百餘里今交州合浦徐聞縣出此牛郝疏謂犎當作封漢書西域傳罽賓國出封牛正作封字又名一封橐駝駝肉鞍兩邊此止有前一邊也超案牥封一聲之轉牥牛即封牛矣

癸未雨雪天子獵於鈃山之西阿於是得絕鈃山之隊注隊謂谷中險阻道也音遂　按荀子儒效篇武王之誅紂也行之日以兵忌東面而迎太歲至汜而汎至懷而壞至共頭而山隧楊倞注隧謂山石崩摧也隧讀爲隊列子仲尼篇矢隧地而塵不揚張湛注隧音墜則隊隧古一字耳隧又通遺南山經旄山之尾其南有谷曰育遺郭注或作隧荀子非相篇

引詩曰雨雪瀌瀌宴然聿消莫肯下隧式居屢驕今詩作下遺

甲辰天子獵於滲澤於是得白狐元貉焉以祭於河宗 按書禋于六宗賈逵曰六宗謂日宗月宗星宗岱宗海宗河宗

戊寅天子西征鶩行至于陽紆之山河伯無夷之所都居注無夷馮夷也 按淮南脩務訓云禹之為水以身解於陽盱之河當即此處

天子之馬走千里勝人猛獸天子之狗走百里執虎豹 杜詩吾聞天子之馬走千里用傳語也莊子應帝王篇執斄之狗來藉崔譔云斄旄牛也藉繫也執斄之狗即此種耳

天子之駿赤驥盜驪白俄踰輪山子渠黃華騮綠耳 按列子周穆王篇命駕八駿之乘右服驊騮而左綠耳右驂赤驥

而左白㸑主車則造父爲御𨋎𨋎爲右次車之乘右服渠黃而左踰輪左驂盜驪而右山子柏天主車參百爲御奔戎爲右張湛注𨋎古華字㸑古犧字𨋎音泰𨋎音內盜驪卽荀子之纖離也按圄寇所述八駿與傳悉同字體稍異奔戎據傳乃高氏掌七萃之士而張湛注未詳爾雅馬屬有小領盜驪廣雅作駣騠玉篇作桃騠史記秦紀作溫驪皆盜驪之異文

甲寅天子作居范宮以觀桑者乃飲於桑中天子命桑虞注主桑者也　按淮南子時則訓乃禁野虞毋伐桑柘野虞卽桑虞耳

天子遺其靈鼓乃化爲黃蛇注所謂鼓妖也　按漢儒所說鼓妖不爾班書五行志晉文公卒柩有聲如牛劉向以爲近鼓妖也哀帝建平二年朱博爲丞相趙元爲御史大夫臨延

登受策有大聲如鍾鳴上以問黃門侍郎揚雄李尋尋對曰洪範所謂鼓妖者也揚雄亦以爲鼓妖聽失之象也管甯辭光祿勳疏垂沒之命獲九棘之位懼有朱博鼓妖之眚漢世儒者所云鼓妖係指異聲而言之此乃龍蛇之孽

盛姬求飲天子命人取漿而給是曰壺𨏹注壺器名𨏹言遄速也與遄同　按廣韻𨏹無輪車也與輇同此蓋借作遄

西王母詩吹笙鼓簧中心翔翔世民之子唯天之望　按翔翔即洋洋海內經昆侖之墟方八百里高萬仞洋水黑水出西北隅洋字郭音翔古二字通也但山海經郭注引此詩作翱翔未知誰是古籍之脫落不可句讀者逸周書穆天子傳皆然而傳爲尤甚

命懷獻酒於天子天子賜之黃金之罌貝帶朱丹七十裹命

懷乃膜拜而受又云諸飦獻酒于天子天子賜之黃金之罌貝帶朱丹七十裹諸飦乃膜拜而受　按膜拜乃戎俗據傳則周時已然世以爲苾芻禮佛之稱誤矣

天子遂驅升于弇山　郭注西山經崦嵫之山云日沒所入山也其注天子傳云弇茲山日所入也按淮南子天文訓云日出於暘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是謂晨明登于扶桑爰始將行是謂朏明至于曲阿是謂旦明至于曾泉是謂蚤食至于桑野是謂晏食至于衡陽是謂隅中至于昆吾是謂正中至于鳥次是謂小還至于悲谷是謂餔時至於女紀是謂大還至于淵虞是謂高舂至于連石是謂下舂至于悲泉爰止其女爰息其馬是謂縣車至于虞淵是謂黃昏至于蒙谷是謂定昏太平御覽于是謂定昏下云日入崦嵫經細柳今淮

南子佚其實日月無生沒內典言日繞須彌其行不息南閻浮提日正中東弗婆提日才沒西瞿陀尼日初出北鬱單越正夜半今泰西人言日輪居中不動地毬晝夜一轉其說似尤確云

裴龍駒云漢書音義稱臣瓚者莫知姓氏司馬貞曰按即傅瓚而劉孝標以爲于瓚非也傅瓚者晉初爲校書郎與荀勗同校定穆天子傳貞言如此可見晉時文人學士多有習此傳者不但郭宏農陶泉明兩人也已